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女媧石

### 第四回 扮男子瑤瑟出逃 遇洋人鳳葵鬧店

話說瑤瑟聞聽那言，駭得渾身發戰，面無人色。即時返身一看，原來不是別人，便是前在美洲同學，一個女友姓伍，名巧雲。生得容貌端正，天性磊落。瑤瑟拍著胸，笑罵道：「竟此鬼頭鬼腦，嚇煞我也。」巧雲大笑道：「你自心驚，誰駭你來？」說罷，二人攜手同進房內坐下。巧雲道：「自從姐姐別後，妹妹各處打聽消息，那有一人知道？昨在日本公使館，聞聽公使夫人說，姐姐已進宮內。妹妹滿心歡喜，以為大事可成。那知天違人願，意弄出個大大破綻來，真正令人氣煞！但不知姐姐這時還不逃走，是甚意兒？」瑤瑟歎道：「說甚麼意兒不意兒，這時身沒一錢，要我逃往甚地去？」巧雲道：「呵！原來如此！妹妹這裏有錢。便叫女僕鳳葵同姐姐一行出逃如何？」瑤瑟道：「使便使得，止是無地可投，怎生是好？若是外國，我便無顏去得。」巧雲笑道：「我國山河萬裏，怎說無地？我今告姐姐一個所在，那處最好藏身，不知姐姐情願否？」瑤瑟恍然大悟道：「莫不是天山省，中央婦人愛國會麼？」巧雲拍掌笑道：「是的了，是的了。」

瑤瑟道：「彼會昔日的宗旨，專撲民賊，與我思想最合。但不知近來又是怎樣？」巧雲道：「他的宗旨始終沒有變的。妹妹現今做了他的會員，所以知道很深。十日以前，由妹妹帶來會中絕色少女十人，專嫁與政府中有權勢的做妾。今已一一嫁訖，再遲幾日，定當發作了。」說罷，復又揚揚得意，對著瑤瑟道：「姐姐，這時政府性命，已到我們手中了。」瑤瑟聞言，好生拜服。二人又細細聚議一番。看看夕陽欲墜，天色將晚，巧雲站起身來道：「姐姐，事不宜遲，乘著今晚，好搭火車出京。我看鳳葵回來沒有？」即時出房去了。

不一刻，見巧雲左手拿著兩封銀子，右手拿著兩套男衣。後面隨著一個女子，又黑又肥，年紀不過二八。巧雲進得房來，對著鳳葵道：「這是我姐姐金瑤瑟，你要好好扶侍，路上不要貪杯鬧事。」鳳葵走進瑤瑟身旁，唱個喏，竟似一個壯士，瑤瑟不覺大喜。巧雲打開衣服，與二個換訖。臨別又囑咐道：「這女僕雖然剛俠好義，卻喜生事，姐姐要好好教他。這棧裏伙食用費，待妹妹發給。」說罷，三個珍重而別。

主僕二人行出店外，叫副馬車，跑到火車站頭，那些警察那裏認得。不一時，二人同上火車，行了好幾時，到了天津了。二人下得車來，找個客棧安歇，將行李搬到棧內。安置初畢，忽然店主人走進房內道：「洋大人來了，快快移到下房去。」止見鳳葵又起手來憤罵道：「二十八層地獄的臭奴才，兩個豬圈子，止認得洋大人，須認不得老娘？」將起手便要打。瑤瑟慌忙喝住，對店主說道：「既是洋大人來了，我們移去便是，切莫與他計較。」驚得店主默立無言，移時去了。瑤瑟即催著鳳葵移置行李。鳳葵走進來道：「娘子，這些死奴隸，不打他則甚？」瑤瑟道：「你這鹵莽莽，須莫敗我事。你須曉得，這脾氣革命軍中使得，戰外敵使得，這裏卻使不得。」鳳葵聽了，默默無言，心中總有些不平，勉勉強強把行李移完。

主僕二人默坐相對，等了好幾時尚沒飯來。鳳葵起身要走，瑤瑟叮嚀道：「出去切莫鬧事。他們無智識，夠不上我們爭。」鳳葵道：「曉得。我肚子裏餓得要死，要去買點點心來壓肚皮。」說罷，開著門去了。約莫點多鐘久，止見鳳葵微微帶醉而回。懷中揣出一包果子來道：「娘子，喫喫！甚麼英雄豪傑，那一個不怕餓死？餓到消消瘦瘦，便塑銅像也是不好看的。娘子，喫喫。」瑤瑟笑道：「你好好兒喫飽，我還不餓。」鳳葵道：「我已喝了幾杯了，昨晚瀉了肚，又不敢多喝。巧雲娘子說，月經內喝了酒，又要成癆病。」瑤瑟復笑道：「好好，我喫幾杯，莫喫他的飯了。我們早早睡著，明天早起來走罷。」瑤瑟又到外面，叫店主喚了兩把轎，調置得清清楚楚，二人閉門睡下。

到了次朝，收拾行李，安頓要行。瑤瑟吩咐鳳葵道：「叫店主來算帳，須要好好兒喚他。」鳳葵道：「曉得。」即時走出房外，四外張望。止見店主奴頭奴腦，在洋人面前說奉承話。鳳葵大聲叫道：「我家主人要店主算帳。」店主發怒道：「那裏這樣粗蠻！洋大人還未去，等到兩點鐘也不遲。」鳳葵忍著氣等了一會，復叫道：「老娘不是怕了你，我家主人要我好好喚，我便好好喚。快快算帳來！」止見店主頓足罵道：「你這醜鬼！開口也老娘，閉口也老娘。昨天我便忍了你，今天當著洋大人，還敢在此耀武揚威麼？」鳳葵聽了，一把無明業火直從心起，大踏步搶到店主身前，一個嘴巴將店主打翻在地。將身子一跳，騎在店主身上。拿著拳頭罵道：「娘賊！看見歐洲人便是你的爹爹，反要拍著異種的馬屁來壓老娘，第一件該打。」說罷，往下一拳，打得店主鼻破齒落，滿口流血。店主道：「打得好。」鳳葵又拿著拳頭道：「老娘和你是同胞，便是沒有一錢，也該拿碗飯與老娘充飢。怎麼老娘進得你店，熬了一夜，全沒見一碗冷飯來？害得老娘肚子裏，咕咕嚕嚕打了一夜的官司，第二件該打。」說罷，又是一拳，打得店主頭開皮裂，血流滿面。店主叫道：「洋大人做主呀！」鳳葵又拉著拳道：「死奴才！你不提起洋大人，老娘倒饒了你的狗命。你說洋大人，偏生勾起才娘的氣，老娘與你一拳送終罷！」說罷，提起拳，正待要打。忽聞瑤瑟大喝道：「娘子，不得無禮！」鳳葵即時棄了店主，跳在一邊道：「娘子，我好意叫他算帳，他反罵我是奴隸。你看天地世界上奴隸都是罵得的麼？」瑤瑟慌忙扶起店主道：「得罪了，得罪了！」店主從地下掙起身，一把扯住瑤瑟道：「我們一同見官去，洋大人做見證！」瑤瑟慌忙伏罪賠禮，又操著英國話，與洋人應酬一番。

卻見店主挨著痛，靠住壁邊，暗暗吃驚。瑤瑟又取出銀子二十兩遞與店主道：「千不該萬不該，不該這惡奴無禮取鬧。這裏有紋銀二十兩，與你養傷，千萬莫要見罪。」又喜得洋人是英國一個教士，也勸店主息事。店主把銀子接下，拭著面血埋怨道：「既與洋大人有交情，怎不早說？害得我吃了這場大苦。倘若別人，我便萬不干休。既是洋大人的朋友，這次便算了罷。下次若來再莫這樣朦朧，我好叫底下人招呼。」瑤瑟復賠笑道：「是的，是的，下次決不如此。」說罷，清了帳。主僕二人乘著轎，向天山省進發。一路之上，瑤瑟把鳳葵戒了又戒，教了又教。從此鳳葵不敢多事，也不叫娘子稱老娘了。

行了兩日，又到個仙媛縣。祇見縣內慌慌張張，四門站立兵士，到處遍懸捕帖。瑤瑟下得轎來，向壁一觀，驚道：「不好！」正是：

望門誰與憐張儉，懸碑早已來蔡京。  
逆虜不知亡國恨，又將黨禍壓民生。  
不知瑤瑟看出甚事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